



我亲历的日本关东军投降

□康登勤 口述 本报记者康鹏 整理



哈尔滨跑马场上苏军缴获的日军坦克(资料片)

我们受到了老师的体罚,就幸灾乐祸地嘲笑我们,还骂我们,我们都很生气,就上去把他们几个按倒在地上一顿狠揍,打得他们头破血流。

我们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岗区的一个日军军营的门口,这个日军军营比较大,驻有大量日军,当地老百姓都叫它“大兵营”,听大人说里面驻扎有好几千名日军。军营外面是一圈铁蒺藜围成的铁丝网,里面是很大的操场,平时经常有几十人一伙的日本兵在里面操练。

■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投降

以后我们才知道,我们痛打的日本孩子中,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官。学校为了讨好日军,就把我们几个都开除了。我父亲不甘心让我就此辍学,只好找到一家私学,每月交15块钱的学费,又让我上了大约半年的学。后来实在交不起学费,只好辍学了。就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,日军投降了。

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70年了,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日军投降那天我看到的情景,以后看有关资料才知道,那一天应该是1945年8月15日。当天上午11点左右,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南岗区日军大

兵营的外面,透过大兵营的铁丝网看里面操场上的日军训练。当时在操场上训练的日本兵一队队的,至少有好几百人。突然,大兵营里响起了警报声,警报声响过后,就看见日本兵停止了训练,有军官上前对他们说了一阵日语,接着就看到日本兵们把步枪刺刀朝上,枪托朝下,十几只步枪竖着堆在一起放在了操场上。接着,让我们感到更震惊的一幕出现了:日本兵们统一把头上的帽子倒了过来,帽檐朝后,帽子的飘带往前,接着全部把双手举起来,集合在一起听军官讲话。我们看到这些都感到很奇怪。这时到中午了,我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。

回家的路上,我就听到大人们在兴奋地议论:“听说了吗?小日本投降了!”“这下好了,鬼子完了!”“日本鬼子完蛋了,我们今后不再是亡国奴了。”这时,我们才知道,日本投降了!

■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

后来有一天,刚吃过早饭,我就听到邻居们议论,说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,许多人就跑到松花江边去看,我和金小田等小朋友也跟着人群往江边跑。到了江堤上,只见江里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船,有大军舰,也有稍小些的铁船,一眼望

康登勤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供销社退休职工,国家特一级摄影师,鱼台县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届政协委员。1941年,6岁的康登勤跟着父母从山东老家逃荒到了东北哈尔滨,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全国解放后才返回山东老家。康登勤一家曾住在日军兵营附近,当他和小朋友在日军兵营前玩耍时,亲眼目睹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性一幕。

■日本孩子在学校里仗势欺人

我叫康登勤,出生于1935年2月,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镇袁集村。1941年,我6岁,家里生活十分困难,父亲康于林就携家带口去关外谋生。一大家十多口人经过20多天的奔波,终于赶到了哈尔滨,找到了已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康登玉。康登玉当时在日本人办的康德火磨(面粉厂)和日军老巴铎粮库干苦力,经他介绍,我父亲和几个本家也都跟着干起了苦力活。

干苦力活的收入很低,只能勉强填饱肚子,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扛着200斤重的粮袋,从车上运到仓库里去。由于干的活太重,我父亲落下了病根,后来经常吐血,1947年就去世了,当时年仅34岁。

父亲不想让我长大后也像他一样做苦力,就想送我去上学,后来托人送进了一所官办学校,老百姓俗称为“洋学”,不用交学费。当时的洋学是伪满洲国政府办的官办学校,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,学生平时学汉语和日语,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国人,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。我们班里有50多个学生,其中40多名学生是日本孩子,都是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。班里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长是日军军官,经常欺负我们。

1944年秋天,一天下午放学后,我和邻居金小田等四五个中国孩子一起结伴回家,这时有六七上个三四年级的日本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,他们故意挑衅,还动手打我们,我们几个中国孩子就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。这几个日本孩子平时娇生惯养,打架不是我们的对手,被我们打得哭爹叫娘。几个日本孩子把这件事告到了学校,说我们欺负他们。老师为了讨好日本人,逼着我们写检查,并对我们进行体罚,用竹板打我们的左手手心。

大约过了七八天,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又和那几个日本孩子相遇了。几个日本孩子知道

【老地标】

□陶遵臣

2014年底,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通知,公布了省内“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”,威海市环翠区的“刘公岛西摩尔商业历史文化街区”成为省内“第一批35条历史文化街区”之一。

在威海东面的刘公岛因为甲午海战而闻名垂青史,这里见证过亚洲第一舰队的诞生和灭亡,也见证过丁汝昌、刘步蟾的悲剧结局。其实,刘公岛除了清代海军衙门建筑,还有一批西洋建筑。甲午战争之后,英国与清政府签订条约,于1898年从日军手里接管了威海卫,对威海卫开始了长达32年的殖民统治。1930年10月,英国政府被迫向中国交还了威海卫,却又继续强租刘公岛十年,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。其间英国殖民者在刘公岛上建了饭店、别墅和教堂,把这里当成英国军官疗养的地方,当年岛上最繁华的街道取名西摩尔街。

80多年前,诗人闻一多曾吟诵悲歌:“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,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。母亲,莫忘了我是防

中西合璧的刘公岛西摩尔街



西摩尔商业街

人随着英舰,商船来到刘公岛,一时间西摩尔街热闹非凡,是当时威海最热闹最有商业氛围的街区之一。

1930年威海卫收回后,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决定拆除东城门,把城里和码头区连成一片,并将刘公岛一并划入市区。与此同时,在整修和拓宽市区街道的过程中,着手整顿街道名称,将码头区和刘公岛上街道的英文名称全部废除,改用

不到边,船上面站着很多挎着冲锋枪的苏联红军。当时江边到处都是围观的人群,有不少人举着小旗,喊着“欢迎苏联红军”的口号,那场面比过年时还要热闹。苏联红军随后列队进入日军大兵营,接收了大兵营。

那时候,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到大兵营门口去玩,就看到很多日本兵老实实在地站在操场上,听苏联军官训话。原先很多不住在大兵营里面的日本商人和侨民,也都被苏联红军集中到了大兵营里。以后的几个月,我们明显能感觉到社会上很乱,经常能听到枪声。苏联红军中有很多士兵军纪很坏,经常买东西不给钱。还有很多苏联兵公开在大街上抢东西,遇到反抗就开枪打。

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苏联红军的军纪还很严。我就亲眼看到过有好几次,有苏联兵在街上抢东西,正好后面有苏联军官走了过来,被抢的老百姓就赶紧向他们反映苏联兵抢劫的事,苏联军官听完二话不说,掏出手枪就把抢劫的苏联兵枪毙了。我们看了后都吓得心惊肉跳,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,既然苏联红军的军纪这么严,怎么有些当兵的军纪会这么坏?

几十年后我在报刊上看到伍修权、吕清等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,原来苏联红军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大量死伤,造成兵员补充不足,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。八路军东北松花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就因制止苏军士兵拦路抢劫,而被苏军士兵打死。八路军军区司令员尚且如此,普通老百姓的遭遇更可想而知。

这种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,一些坏人也趁机进行偷抢。有人趁混乱把日军大兵营的楼房拆了,把楼房的木料拆掉运走了。苏军还把很多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,用火车一车车地运往苏联。平房区有个日本的仓库,仓库很大,里面存放有粮、油、布匹等大量物资,也被人烧了,光是仓库的大火就连着烧了很多天。



时迁为何被排在倒数第二位

□刘传录

上期说徐宁钩镰枪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,改变了梁山的发展轨迹。为梁山立下这一大功的看似是徐宁,其实是幕后英雄时迁和打造钩镰枪的汤隆。时迁是《水浒传》中深受读者关注的一个人物形象,他因偷吃一只公鸡,引发了梁山和祝家庄的战争,结果是宋江三打祝家庄立下了威信,为梁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在这场战斗中,杨雄、石秀、李应等人都排在了天罡星内。而时迁却因偷鸡受了委屈,最后只排在盗马贼段景住之前。

时迁上梁山后立的第一功就是时迁盗甲。梁山杀死高廉,朝廷派呼延灼为兵马指挥使攻打梁山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时迁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偷窃剧目。他溜进房间,上了房梁,学老鼠叫骗过徐宁娘子,终于盗甲成功,骗来了徐宁。宋江打败了呼延灼的连环马,改变了梁山的命运,却没有改变时迁的命运。

攻打大名府救卢俊义是时迁立的第二功。时迁潜伏进北京城,放火烧翠云楼,引起了恐慌,大名府一下子乱了,梁山人马不费吹灰之力,救出了卢俊义和石秀;攻打曾头市,时迁和顶头上司戴宗前去踩点。时迁深入敌人内部,不仅胆大,而且细心,将情况摸得了如指掌。时迁作为梁山的人质,被关押在法华寺内。听到外面杀声大作,就爬上钟楼敲钟为号,打响了决战的第一枪!

大破连环马、火烧翠云楼、攻打曾头市、火烧高俅造船厂,这些战役中时迁的功劳都是大大的。他的功劳绝对要超过朝廷投降的军官和三山归来的好汉,位于天罡星行列本是毫无争议。但在最后梁山排座次时,时迁只排到了107位,仅高于108位的段景住,还不如入伙最晚、寸功未立的兽医皇甫端。梁山领导人为什么会把一个立有大功的人排在倒数第二位呢?

一是梁山领导人的定位。杨雄、石秀二人杀死潘巧云后,时迁跟随二人投奔梁山,在祝家庄因偷吃公鸡被捉,杨雄、石秀到梁山求救,晁盖对偷鸡玷污梁山形象一事很是反感,要把杨雄、石秀杀掉。宋江为了顾及晁盖的面子,牺牲时迁来保全杨雄、石秀二人。一句“那个鼓上蚤时迁,他原是此等人”就把时迁完全打入另册,宋江之言就等于盖棺论定,没人敢去推翻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时迁最后只能处于一个功高位卑的尴尬地位。

二是时迁是主动上梁山的。梁山上除了被官方逼上梁山的林冲,宋江之流,就是被梁山逼上梁山的卢俊义、朱仝之流,当然还有降将和技术人员,真正主动上梁山的只有时迁和孙立等,都没有得到好的排名。这与作者的价值观有关,作者是很喜欢梁山好汉的,但在他心灵深处,其实是反对梁山对抗朝廷的,他不能给这些落魄的好汉找到出路,只能让他们被逼上梁山,而对于找不到理由逼上梁山的时迁等人,都安排到地煞之列。

三是时迁的出身是一个小偷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小偷永远是下三滥的角色。梁山打出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,就是要做道德的制高点。在武力至上的梁山,小偷更是上不了台面,在他们的字典里杀人放火是可以理解的,小偷却永远都是小贼。时迁是以低起点的小偷身份进入梁山组织,他赖以成功的方法始终是小偷那一套翻墙越户的本领,他只能是个鼠摸狗盗之辈,所以时迁只能排在盗马贼段景住的前面。

小偷的身份像个沉重的十字架,压在时迁身上。但是他没有消沉,招安后主动报效国家,北征辽国,潜入蓟州放火杀退了耶律得重,夺得了蓟州。南剿方腊,时迁先是在独松关,和白胜活捉得原守关将王亨。昱岭关一战,关键时刻,时迁探到了一条被堵塞的小路,摸上关头,先放火,后放炮,又虚张声势吓退了庞万春,夺取依靠。

时迁依靠自己的精明保全了自己的生命,熬到了方腊被抓。可惜没等到凯旋回京,时迁得了搅肠痧死在杭州,让人扼腕。